

林彪为什么在“反粒子”上大做文章

李 崧

(吉林大学)

否定矛盾斗争,反对社会变革,是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共同特点,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而扯起“克己复礼”这面破旗时,就把骗人的中庸之道作为最高的“德”,妄想使一切都合于奴隶制的规范——“礼”。所谓中庸之道,从哲学上说,就是要永远保持旧的统一体,永远保持旧质的稳定性,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而作为一种历史观,它就是要维护旧的社会秩序,否定社会变革,主张倒退、复辟,反对发展和革命。

林彪效法孔老二,把阴险毒辣的中庸之道奉为至宝,赞美它“合理”,并在《辞海》“反粒子”条目上写了一个批注,胡说什么“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公然歪曲自然科学规律,借以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深入批判林彪这种反动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搞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清除自然科学工作中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从而使自然科学更好地为三大革命实践服务,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通过矛盾斗争,在一定条件下,旧统一体总是被破坏,总要转化为新事物,这种**“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和其它所有现象一样,反粒子现象也完全证实了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关于反粒子,《辞海》是这样写的:反粒子是“正电子、反质子、反中子、反中微子、反介子、反超子等基本粒子的总称,相对于电子、质子、中子、中微子、正介子、正超子等粒子而命名。反粒子及其对应粒子(如正电子和电子)的质量、自旋、磁矩和平均寿命都相同。如果带电,则所带电量与对应粒子相等而符号相反;磁矩和自旋取向关系也相反。反粒子与对应粒子相遇时就发生湮灭而转化为它种基本粒子(光子、介子等)”。

林彪在“反粒子”条目上批注的“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显然是针对原文中最后一句话借题发挥的,完全是中庸之道的翻版。其要害就是要永远保持旧统一体不受破坏,要人为地去“防止”矛盾的斗争,特别是“防止”矛盾斗争突破引起事物质变的“限度”,以便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正是孔孟的中庸之道的核心,是林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的一支毒箭。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质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事物由旧质向新质的转化是绝对的。就拿反粒子现象来说,例如正电子和电子这个统一体,其基本矛盾是吸引和排斥。正电子和电子所带电

量相等而符号相反,它们之间主要通过电磁场相互吸引,而它们原有的动能促使它们各自按原来的速度运动,在这个统一体中起着排斥的作用。这个吸引和排斥的矛盾斗争,存在于统一体的全过程。当正电子和电子相遇时,会发生湮灭而转化为两个或三个光子(后者的几率比前者小得多),这种过程发生的几率随相对运动能量降低而增大,实际就是相对运动能量越小,正电子和电子越接近(这时其电磁吸引作用越强),发生湮灭而转化的几率越大,说明发生湮灭而转化正是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在它们发生湮灭而转化之前,还可以发生散射。散射时会通过辐射光子而放出能量,这时候作为正电子和电子这个统一体虽然还存在,但相对于散射前的统一体来说,它已是发生了部分质变(散射并辐射了光子)的新的统一体了。经散射辐射光子后其相对运动能量减少了,相应地发生湮灭而转化的几率增大了,这里的部分质变又在为尔后将发生的湮灭而转化积累着条件。除了散射之外,在发生湮灭而转化之前,还有可能出现正电子与电子结合成一个类似于氢原子的结构,称为氘,氘本身有许多不同的情态,不同情态之间也可以跃迁。氘又是一个与散射时有质的不同的新的统一体。氘即使在基态也是不稳定的,矛盾斗争的结果,它很快就湮灭而转化成多个光子。这说明,正电子和电子这个统一体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斗争,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质变中有量变,在直至发生湮灭而转化这一长的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是旧统一体的不断被破坏和新统一体的产生。反粒子现象再一次证明了“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林彪在反粒子这个条目上批注的黑话是根本违反科学事实的,只能暴露他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值得指出的是,反粒子与对应粒子相遇时发生湮灭而转化的现象,是自然界中矛盾斗争的一种最激烈的形式,其结果是旧的统一体彻底被粉碎,崭新的事物产生出来。林彪看见这样的自然现象,居然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赶快批上“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这正是他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反革命心理又一次本能的大暴露。

二

矛盾和矛盾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在对待矛盾斗争的问题上,历来就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它反映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适应着不同阶级、不同政治路线的需要。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的:“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中,是积极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不断革命,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硬要“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并力图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林彪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极端害怕革命,仇恨辩证法,他恶毒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过分”了,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地主资产阶级讲“中庸”,而他们自己却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

资本主义,一点也不讲什么“中庸”,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叫喊“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用矛盾调和反对辩证法,完全是为其反革命复辟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总是通过社会实践,在不断揭露事物固有的矛盾斗争中了解自然,在促成事物转化的斗争中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就拿人们对原子核物理的认识来说,引导人的认识迈入核物理学领域的,首先是天然放射性现象的发现,它不是别的,恰恰是自发发生的原子核的衰变,即旧核破裂、新核产生的过程。为原子有核的结构提供实验证据的 α 散射实验,也是人们有目的地用 α 粒子轰击靶核,使它与靶核发生作用而产生的散射现象。同样,由于在 α 粒子轰击铍的核反应中发现有中子产生出来,人们才认识到原子核是由中子、质子组成的。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象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就是利用旧核破裂时的衰变产物,而人工放射性同位素是人们有目的地促成稳定核向放射性核转化而得到的。在原子核反应堆(或原子弹)中释放的巨大核能,是在中子轰击下铀核分裂时放出的。可以说,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地认识自然界新的矛盾斗争及其转化规律,技术革新就是不断用新方法、新手段去促成事物的转化而为人们服务。林彪鼓吹“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反对促成事物的转化,是和科学本身毫不相容的,是障碍科学发展的,是对科学进步的一种反动。

恩格斯曾经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思想对某些资产阶级科学家有很深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不承认客观世界质的多样性,不了解概念上、认识上的矛盾是客观事物的矛盾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因而,当新的实验规律和原有理论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们不是正视矛盾,积极解决矛盾,而是害怕矛盾、掩盖矛盾。例如,十九世纪末,英国物理学家凯尔文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物理学已经可以认为是完成了,下一代的物理学家可以做的事看来不多了,但是在物理学晴朗天空的远处,还有两朵令人不安的小小的乌云。”凯尔文说的“乌云”,指的是经典物理学不能解释的黑体辐射实验和迈克尔逊-摩雷实验。然而,正是这两个实验后来导致了量子论和相对论的诞生。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第一个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竟不顾量子论已经突破了经典物理学的概念,以及其它许多研究已经进一步证实并大大发展了量子论的现实,硬要将量子论纳入到经典物理学中去,结果走了十五年的回头路,后来他本人也说:“我的许多同事认为这是近乎悲剧的事”。同样,对相对论的建立有过重大贡献的洛伦茨,也因他硬要把自己的新发现与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协调起来,结果总是漏洞百出,最后绝望地说:“我很悔恨我没有在这些矛盾没出现的五年前就死去。”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有力地说明,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对于自然科学的顺利前进是多么重要。林彪鼓吹的矛盾调和论必然把自然科学工作引到开倒车的绝路上去。只有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法,才能使自然科学走上康庄大道。因此,在自然科学工作中,一定要狠批林彪和孔老二鼓吹的中庸之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三

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政治骗子,对自然科学本来一窍不通,却偏要在反粒子这样的问题上做文章,借以贩卖其反动谬论,难道这是一个偶然的現象吗?不是的。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上,机会主义者歪曲自然科学成果,以此为“依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事例是并非偶见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杜林公开宣布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改革”,

他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把自己杂七杂八的东西用“科学”的词句装璜起来。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分子,也把披着“现代自然科学哲学”外衣的马赫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也借口科学技术的进步,核武器和新的运载工具的出现,到处渲染核战争的恐怖,胡说“时代变了”,马列主义“过时了”,从而为苏美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世界和推行强权政治的反革命路线制造舆论。林彪利用反粒子问题贩卖他的反动谬论,也不是偶然的,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实了辩证唯物论的正确。马克思主义不但从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中,也从近代科学发展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基础。而机会主义者出于反革命的需要,也惯于采用歪曲自然科学成果的手段,借此攻击马列主义“过时”了,是“教条”,把他们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篡改和背叛,冒充是“依据”近代科学作出的“新发现”、“新贡献”,以便用“科学”的外衣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用虚伪的“无党性”掩盖其反动阶级本性。这就决定了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表现出来。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做一个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在战胜阶级敌人的同时,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流毒,夺取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新胜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